

#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ilgesellschaft



她的小说和戏剧中顺向和逆向流淌的音乐般的声音，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揭露了社会陈规的荒谬及其征服性的力量。——瑞典文学院

## 米夏埃尔

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余匡复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ilgesellschaft

## 米夏埃尔

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余匡复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夏埃尔: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奥)  
耶利内克著;魏育青,王滨滨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  
版社,2013

(外国中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21-4991-9

I. ①米… II. ①耶… ②魏… ③王… III. ①中篇小  
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51 号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ilgesellschaft**

Copyright © 1972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06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出版统筹:陈丰

策划编辑:任战

责任编辑:林淮克

封面设计:董红红

米夏埃尔: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余匡复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 字数 126,000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91-9/I·3920 定价:25.00元

##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

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

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你们好，我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终于亲自认识你们了！

在你们身上仅有一件事情干扰着我：总以为是别人的过错。如果你们从楼梯上滚下来，或者被汽车压死了，或者丢了你们的差事，那你们得先好好看看自己。

更精确地调整图像的清晰度，按钮大得够让你们看见的了，不是吗？你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成为真正的小专家了。其他人当然还得好好练练。

对了，周末，再给一个建议：

如果看电视的时候觉得冷了，那么在感冒之前，赶快去取件暖和的夹克衫！夹克衫就在箱子里，没人把它拿走，真的。

叙述

只在一旁瞅着的人，人们叫他们看白戏，所有其他人形成一个大的读者群体。

从一侧门里跑出来的是英格丽特，从另一侧门里跑出来的是盖尔达。她们是商店学徒。她们一直没有经历过谈到的小事儿。

她们在报纸上总读高年级女学生课外时间干什么事儿。有时候她们并不懂这一切。如果有人问她们，她们便这样

回答：礼拜五下午四点钟，一周的工作就结束了。

礼拜五下午四点钟我们感到这样的快乐和自由。这就是所有她们能做到的。她们就像白痴一样，一再地重复着。

要当心“太多”！这看上去有点一本正经。

我们只想在一旁稍微看一下。我们不想弄坏任何东西。我们一声不响，不干扰他人，那是当然的。有什么麻烦事儿我负责。我拍摄漂亮的衣服。如果你们勤奋，那么也许你们生日时可以得到一件新衣服。

但我首先要拉开你们的拉链。我用我张开的手直接你们的脸，你们仰面朝天。我为你们出主意，我还回答你们的问题。迷你裙还没有过时，迷你裙和与服装颜色相配的羊毛袜一起，又时尚起来了。在你们的腰骶部我给你们每人一下子，打得你们跌跌撞撞。

亲爱的盖尔达，在您的缝补盒里还有牛皮零料吗？没有了？那就当心我踹掉您的上下门牙吧，亲爱的盖尔达。

不勤奋就没收获。可是我勤奋了也少有收获。因为你太不勤奋了。

英格丽特，请您过来一下。我要把您的双手从它们原来的地方拽开。它们下面看得见的东西实在太难看了，以致你们实在不能朝镜子看。这件暖和的特长大衣多漂亮啊！我可以试穿一下吗？我穿了它，看起来肯定很滑稽可



笑。可穿着它真够暖和的。

你们恐怕首先该用布丽吉特<sup>①</sup>节食法去掉你们超量的体重，然后目标明确地去做有氧体操。

请，请吧！摄影师戈登用他的摄影机三脚架狠狠地打盖尔达披着金黄色头发的额头，盖尔达当场摔倒，她躺在那里，一道鲜血汨汨地从她的右眼流到太阳穴，再从太阳穴流了下来。红红的血迹立刻呈网状布满她的头颈。

如果人们想要什么东西，该怎么说呢？请，请说吧。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请说吧！说啊。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她们的狐皮领子塞到她们的头颈里，弄得她们只好直喘气。

这个值多少钱呢？

这应该是最后提的问题。

我的英格在哪里？过来给个轻吻。快！

英格，请您到我这里来一会儿！我要给您吃点苦头，让您像架弹球游戏机一样直直地站起来。

这料子多漂亮多柔软。柔软得比我晓得的所有柔软的东西还要柔软。英格丽特用两个指头抚摩着它。她经常问：我可以吗？我是不是能？我能试一下吗？她说着“请”，说着“谢谢”。

尽管如此，什么使英格丽特疼痛呢？是大头针，它们从皮下直刺到手臂。还有一把尖尖的剪刀刺进英格丽特

---

① 布丽吉特 (Brigitte)，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常见的女性名字，已成为女性和女性时尚的代名词。以它冠名的不仅有女性健身中心和女性杂志，还有女性服饰、女性用品商店等。

的右上腿，这使她突然大叫起来。她大喊：妈妈，我可以吗？我是不是能？我能试一下吗？可谁睬你啊！

说一说男性同事：霉得直叫人恶心，古老年代的愚蠢翻版，毫无美感，不成比例，不合时代潮流，毫不实用，包装得滑稽可笑，笨手笨脚，遮遮掩掩。

我作为男人当然只为我们男人说话。

我不允许蓬松的髻发，不允许上班时穿长裤<sup>①</sup>，小姑娘必须穿白色工作罩衫。

盖尔达，我真高兴，我们在单位之外碰过一次头。这样要无拘无束得多。我托住肚脐把她高高举起，又把她肚子朝着墙壁，啪啪地打她。她滑来滑去，真像一个滑冰运动员。

你们就该有这么一手，专事搭配的专业女士这样认为。用套衫搭配女衬衣或者新的女式背心，这样的搭配即使在工作单位里看起来也总不错。

我们必须穿着罩衫去上班。

突然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专事搭配的专业女士解下她的带金属铆钉的鹿皮皮带，用它朝我们的盖尔达脸上打去。像鼻梁骨这样比较小的骨头立刻就断了。如果它没用厚点的材料垫上的话，皮肤也会裂开的。

---

① 即必须穿裙子。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叹气。我的上司这般严厉地对待我们，现在您又这么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的确已经够卖力的了。

我想补充一下我女友的看法。我认为，您是不可以殴打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已经够忙了。

我要挖出您的右眼，在空空的眼窝里捅来捅去。也许您说得对，但变化是不会一个早上就到来的。您的右眼已经流出浅红色的血水。您现在成了一个只有一只眼和一只空眼眶的人，盖尔达。双眼盯在新的东西上，然后跳来跳去，因为它们越来越只能平面地而不是立体地看东西了。它们观察距离时已经错误了。

这样是不行的！在你们的业余时间你们可以聊个够。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吼呢？单纯质朴就是王牌。

盖尔达像只青蛙似的倒下，略微喊了一下，然后失去了血色。

摄影师里柯比其他入更懂漂亮的面孔，他在加油站好心地亲自把橡皮管子伸到油罐里。他指指停车处空当的一部大众汽车。一位金黄头发的姑娘微笑地表示感谢。她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有趣的松松的帽子。汽车后座上是五颜六色的一大堆，乱七八糟。重重的一个包裹，还有更多印着时装公司标志的购物袋。车来车往里有这么多叫人并不注意的东西。

我们想一同跟着。英格丽特和盖尔达羡慕地东张西望。我们在商店学徒的后面跟着。

但里柯的一只靴子在我们的盖尔达脖子里嚓嚓作响，把她弄成了两半。她的左脚在哪里呢？它看起来严重扭歪，似乎已不再属于身体。在戈登有节奏运动的头部下面，谁在那里迂回而进呢？对了，是英格丽特。对时髦的天鹅绒或者毛料裤子，她的上司肯定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特别是再用一件宽大罩衫掩盖住她宽阔的臀部的话。

英格丽特羡慕所有这些人：他们面对吹来的风，竖起他们胶布雨衣的领子。当头发吹到额头上，他们总漫不经心地把头发梳理到后面。

盖尔达渴慕地看着所有穿高筒靴子的人：他们紧抱着有长皮带的挎包，把太阳镜推到额头上，戴着大大的戒指，正巧要迈进咖啡馆去。她们两个：圆圆胖胖。面对她们的丘疹，她们毫无光泽的头发，她们超乎平常的体重，她们什么都没有做。她们丝毫没有打扮她们的皮肤，没有扑粉，只用了一点唇膏（过于淡黄，不适合面部的肤色）。英格丽特的双脚踩破了柔软的麂皮软鞋，而这和材料绝无关系。

她们问，这怎么可能：有些人毫不费力地把他们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这样做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怎么可能？有些人点着一支香烟，与此同时，他们看起来似乎每天都这么做似的。

请您只是不要相信我们没有看见他们。

您有一个朋友了吗？

没有。我必须十一点回到家里。

大锤的压力把布娃娃高高地抛到了空中，然后布娃娃又落到墙边。

这情景看起来像是在什么地方也发生过。

维尔纳为我打开了门。我满眼是泪，什么也看不见。我一屁股坐到一张锦缎软椅上。我的雨衣湿漉漉地粘在我的双腿上。手套已经丢了。白色的针织裤子也已经脏了。我想，我看上去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维尔纳轻轻地说：你真漂亮。

我低下头，让我的头发像一道幕布垂在我的面前。维尔纳把头发小心翼翼地理到一边：我要看看你！我闭上了眼睛。我太疲倦了。温暖开始慢慢地流到我僵硬的四肢。

虽然剧终这个字还没有映到银幕上，但幕布已经降下。

没有坏的天气。只有不合身的衣服。



我亲爱的！

你们肯定去过电影院。

叙述

维利·菲施对他的儿子托马斯说：我有些话必须对你说。你有一个兄弟。停顿。维利·菲施对他的儿子——在电影里他叫安德列阿斯·安格尔曼——难堪地说：这当然是我认识你妈以前很久的事。安德列阿斯的脸上掠过一道光，随即掠过一丝微笑。可以看出，他肯定很爱他的妈妈。

您好，请进。我们到英格·迈泽的家里拜访她。她开心得一面在圆圈里跳，做侧手翻，一面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这样喜欢我。恐怕是，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您不害怕吗？我不咬人。我是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人。英格在挖鼻子，在木地板上来回打滚，坐到了烟灰上，猛然用额头去撞墙，弄得她全副牙齿咯咯作响。她用食指挖鼻子，撑开鼻翼。她把花瓶中的花弄整齐。

我终于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但现在，我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个了。

托马斯在练习《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斗剑场面。他非常勇敢，孩子气地目空一切，可是在这后面潜藏的是极端的严肃。女演员吉塔（她扮演朱丽叶）热情地注视着他。她大笑。突然她变得极其严肃。

英格·迈泽在助跑，高高地冲到墙上，迈着我们大家熟悉的摇来摆去的步伐走到地毯上，丢了鞋子，女式衬衣也松开了。她突然撞到了脑壳，撞得脑门儿开花，鼻梁冲到正面墙上，下颚骨撞到颈椎，骨头啪啪作响，撞得马上断裂。英格看上去怎么老这么难看，以致我们要屏住我们的呼吸，亲爱的读者。我所做的，其实并不是蹩脚电影院里的蹩脚演技。我永远是我，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叫做自然？英格在鼻孔里挖来挖去。

有趣的是托马斯要说服他的父亲维利：虽然他早已放弃了他的学业并且要去做演员，但他还是一直要住在大学生宿舍里。一个女朋友把她的房间转让给了他，为的是让他的父亲相信，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女朋友的女朋友丝毫不知道转让房间的事，径直走进了房间。她以为，她是她的女朋友。她对托马斯说：我不知道我的胸罩戴得对不对头，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弄弄正？当她看见托马斯和维利时，她尖叫着跑掉了。老爸微笑着，心里想：他的儿子真是一个好汉！

英格·迈泽自从她的丈夫死了以后，一直一个人住在



这幢漂亮的房子里。花园要费很多劳动，花园也带来很多快乐。我们先说，这真是一幢漂亮房子，接着我们把钉子敲进贵重的家具和图画中。我们把墙纸剥下来，把尿撒在壁炉里、地板上、花瓶里和喷水池里。

我只是为了拍照才把自己打扮漂亮。她用果酱和苹果泥涂抹自己。这苹果泥是我自己做的。这样真叫人放松。她舔去墙上的污渍。英格·迈泽对我们说：肯定有很多人不能每天给他们的太太送花或送礼物，可是这些太太还是知道，她们正在被爱（爱着）。我的情况也如此。英格因为高兴而拍打肚子，以致脂肪在那里隆隆作响。她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拽，一簇簇的头发被拔了下来。她还对着地毯用力踩，踩得自己的小腿都弯了，足部也突然往外撇，不能拐弯了。她吐着唾沫把自己埋到鲜花肥料里。

维利·菲施当然非常清楚，他的儿子要当演员，但是他什么也不想让人看出来。托马斯对他这样地信任，他要他自己对他讲真情。

为了也出一点力，我为英格·迈泽把整个儿松紧带拉长，再让它啪地弹回到皮肉里。红红的条痕立即显现出来。亲爱的姑娘，亲爱的小伙子，照着这样做！您要不要为您的阅读小组弄个名人亲笔签名？只要让她动心的，英格都想要搞到。这实在太多了。还没有一个大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英格用她的下嘴唇正在地板上的脏物里找什么东西。